新型智库评估理论及评估框架体系研究

刘登;赵超阳;魏俊峰;卢胜军;齐卓砾
中国国防科技信息研究中心 北京 100142

摘要:[目的/意义]智库评估对智库建设发展具有导向和推动作用,科学开展智库评估工作意义重大。**[方法/过程]**本文在研究分析评估理论与智库评估评价进展的基础上,基于第四代评估理论构建了智库评估理论框架体系。同时构建了新型智库的本体模型、多元价值体系、评估指标框架等。**[结果/结论]**本文为智库评估实践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探讨,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新型智库;评估理论;评估框架体系
分类号: C931.2
DOI:

1 引言

智库（think tank），在西方社会已发展成熟并形成重要影响。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下简称“中办”）、国务院办公厅（以下简称“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1]（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后，国内各类智库建设发展进入了蓬勃兴起的新阶段。科学进行智库评估，是新型智库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内容。当前国内外学术界正积极探讨智库发展及其价值评判,形成了智库影响力、智库竞争力等评价成果。总体而言，智库评估工作仍需从理论层面进行科学系统的深入探讨，不断优化智库评估理论体系框架，促进智库评估的科学健康发展，发挥对智库建设发展的导向和推动作用。

在展开本文研究之前，需首先理清“评估”“评价”的概念内涵。当前普遍存在混用“智库评估”“智库评价”这两种表述的现象。经考证研究从西方引进“evaluation”“assessment”“appraisal”及汉译差异的渊源[2]，本文认为，评估与评价并无本质的区别，只是在使用习惯中存在差异。“评估”与“评价”，是对事物及其价值的评定、评判活动。二者均有价值评定、评判，关注质性与量值结合，关注过程与结论等丰富内涵。但使用习惯中评价侧重于具体价值点的评定,评估侧重于潜在、综合价值的评判。对智库机构综合价值和发展潜能的评判，宜使用“智库评估”；对智库某项具体价值指标评定宜使用“评价”，如“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

本文认为，智库评估是指评估主体遵循标准的评估程序，依据合理的评估标准与框架，并通过专业的评估方法对智库的价值及其价值实现过程[3]的评判与评定的建构过程。该定义着眼智库建设发展和控制管理目的，使用“智库评估”这一兼具鉴定性与发展性的表述来探讨,切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管理的实际。

2 评估理论及智库相关评估发展分析

2.1 评估理论发展简述

到目前为止，评估理论经历了四代发展历程[4][5][6][7]：第一代评估主要是基于社会测量学实证范式的测量理论和测量技术成形应用（20 世纪 30 年代）；第二

代评估是泰勒模式的目标描述评估（20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第三代评估是偏向于分析的判断评估（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第四代评估理论以美国古贝（Egon G. Guba）和林肯（Yvonna S. Lincoln）《第四代评估》专著为标志（兴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特点是协同建构、全面参与和价值多元。

前三代评估理论都遵循实证主义范式[8]，认为评估是对评估对象唯一客观的现实进行测量判断，并不断完善改进，但仍存在管理主义倾向、忽视价值多元性以及过分依赖科学实证[4]等问题。第四代评估理论遵循建构主义范式，承认价值多元性，认为评估不是对事物客观现实的测量和判断，而是参与评估的各类利益群体进行沟通、协商进而达成价值共建的过程。第四代评估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哲学层面对以往传统评估理论进行了挑战与颠覆，这种范式的根本性转变属于库恩所谓的“范式革命”[5]，促进了人们对评估科学含义的认识和探索。

上述评估理论，主要是在教育评价中兴起并发展的，但其基本理论对涉及“价值评判”的研究领域有普遍指导意义。本文认为，四代评估理论尤其是第四代评估理论，对开展智库评估工作的重要指导是：更加关注智库发展性评估，评估目标是智库的发展改进而不仅是智库影响力的结果证明；更加关注智库多元价值再建过程，而不仅是智库评价数据等静态结果；更加关注探索分析新型智库价值实现的策略方法，探寻内在发展规律，而不仅是注重价值实证方法；更加关注从智库方、政策利益相关方、专家等多方广泛收集数据并邀请各方平等参与评判，而不仅是专家主导；更加关注智库作为思想库涉及的人性、关联等社会学因素，而不仅是依靠评估技术。

2.2 智库相关评估发展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从事智库评估研究工作并发布评估研究结果的主要有以下 6 个机构[9][10][11][12]：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简称“宾大”），2006 年以来共发布了 9 份《全球智库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简称“上海社科院”），2014 年以来共发布了 3 份《中国智库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简称“中国社科院”），2015 年首次发布了《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中华智库研究中心（简称“中华智库”），2015 年以来发布了 1 份《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零点集团国际发展研究院（简称“零点”），2015 年以来发布了 1 份《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南京大学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简称“南大”），2016 年首次发布了《中国智库网络影响力评价报告》。此外，还有王莉丽、孙志茹、朱旭峰[13][14]等学者开展了智库影响力及评价模型研究。

综合分析，上述研究工作对智库评估进行了有益实践并发挥了较大影响。国内陈媛媛[14]、崔玉军[15]、唐果媛[16]等多位学者，以及中国社科院[11]、上海社科院[12]等多家机构对上述相关评估研究都进行了评述与比较分析，这里不再引述。

本文认为，上述智库评估研究工作总体上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评价目的较为单一。如，主要集中在影响力这一表征因素、结果因素的评估，对智库基础能力、建设发展等过程、内在因素关注不够，存在只看“冰山一角”不看“冰山”的现

象。二是智库评估的系统理论缺乏。如，缺乏智库本体认识和价值发现的分析过程，忽视了评估价值发现的研究。三是评估对象及评估价值的理解不够完整。如，上海社科院的评估只抓住了智库影响力这一核心价值，缺乏对智库本体的多元价值体系分析。四是指标体系存在漏洞和矛盾。比如，宾大的效用指标与影响力指标有个别存在一定程度交叉，上海社科院的"智库成长力"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影响力范畴等。五是评估方法不够科学。比如，宾大麦甘采用的是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评价专家也未涵盖各利益相关方；上海社科院采用的是"提名+评选+排名"的主观评价方法，客观评价不够。六是评估结果未能恰当运用。当前智库"排行榜热"主要侧重于影响力等效用评价，而弱于智库全面发展评估。所以不加分析地盲目炒作智库排名，或以此来指导智库全面建设发展是不适宜的。

3 新型智库评估理论框架构建

3.1 智库评估框架思路

智库评估是在智库领域进行的具体评估实践。智库评估要融合各代评估理论优点，突出贯彻"第四代评估"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中价值多元、共建等精髓实质。核心是要统筹兼顾评估主体与客体、内部与外部、定性与定量、鉴定性与发展性等关系，探索本体模型、价值发现、指标体系、方式方法、结果使用的理论框架。

新型智库评估理论框架体系应涵盖：科学全面界定智库本体，正确发现智库本体的多元价值，围绕价值确立评估指标框架，剖析价值实现过程来建立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定性定量方法组织各利益相关方实现价值协商共建，科学分析及使用评估结果。该理论框架全面回答了以下基本要素：评估谁（对评估客体的认知），评什么内容（价值发现与界定），谁来评（评估主体，即利益相关方界定），怎么评（评估标准，即多元价值确立及价值实现的分析），评估可信度（价值载体信息的获取方法及处理方法），怎么用（评估目的清晰准确表达）。该框架如图 1 所示，是互相关联的有机整体，是开展智库单一或是综合视角评估皆可参考的理论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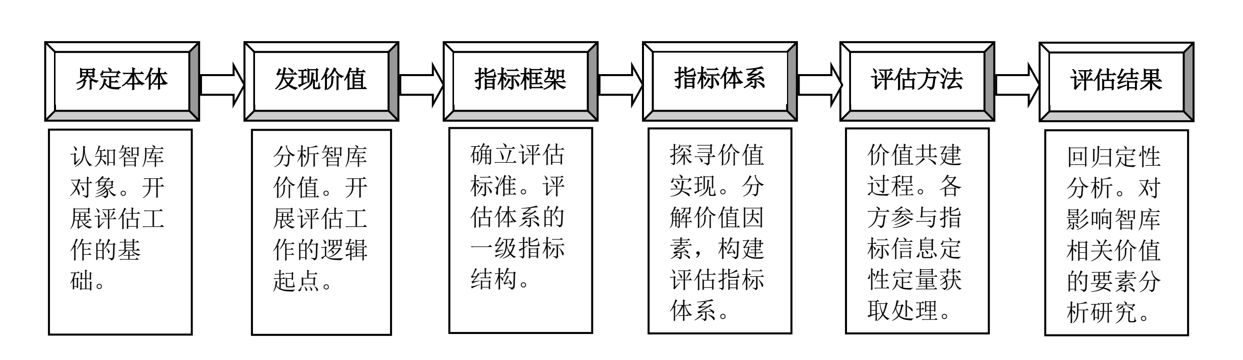


图 1 新型智库评估理论框架体系

Figure 1 Evaluation theory and framework of new tink tank

简而言之，智库评估不存在一个"唯一客观"的测量判断。智库评估实质就是要实现智库客观实践与价值标准的有机融合，是一种"实证主义"与"建构主

义”相结合的“后实证主义”范式。

3.2 基于信息传播理论的智库本体模型

对智库本体的全面客观认知，是开展智库价值评估的基础。智库的定义概念，中外学者（美国保罗·迪克逊、安德鲁·瑞奇，加拿大学者唐纳德·阿贝尔森，中国学者王莉丽等）给出了多种定义[14][15][16][17]。中外机构也给出了多种定义[10][11][12]，如宾大提出“智库是参与和分析公共政策研究，对国内国际问题进行政策导向研究、分析并提出建议的组织，从而使得决策者和公众对公共政策做出明智的决定”。中国社科院提出“智库就是通过自主的知识产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组织”。上海社科院提出“智库是指对制定公共政策有影响力的专业组织”。中办、国办《意见》中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1]。

由上分析，智库虽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共同的核心要点有：一是智库的目的是影响公共政策决策或舆论；二是智库研究对象为公共政策；三是智库是非盈利的社会组织。综合来看，智库本质上是通过产生并传播思想信息来影响特定对象的组织系统，应具备研究、传播、影响等功能。智库本体不仅指内部静态研究组织结构，还包括智库功能实现所涉及的平台渠道、作用对象等构成的生态组织系统。按照信息传播理论[18][19]，以结构观和过程观来认知，智库可以按照信源、信息、信道、信宿、效应来解构，抽象成一个信息传播系统。基于信息传播理论的智库本体模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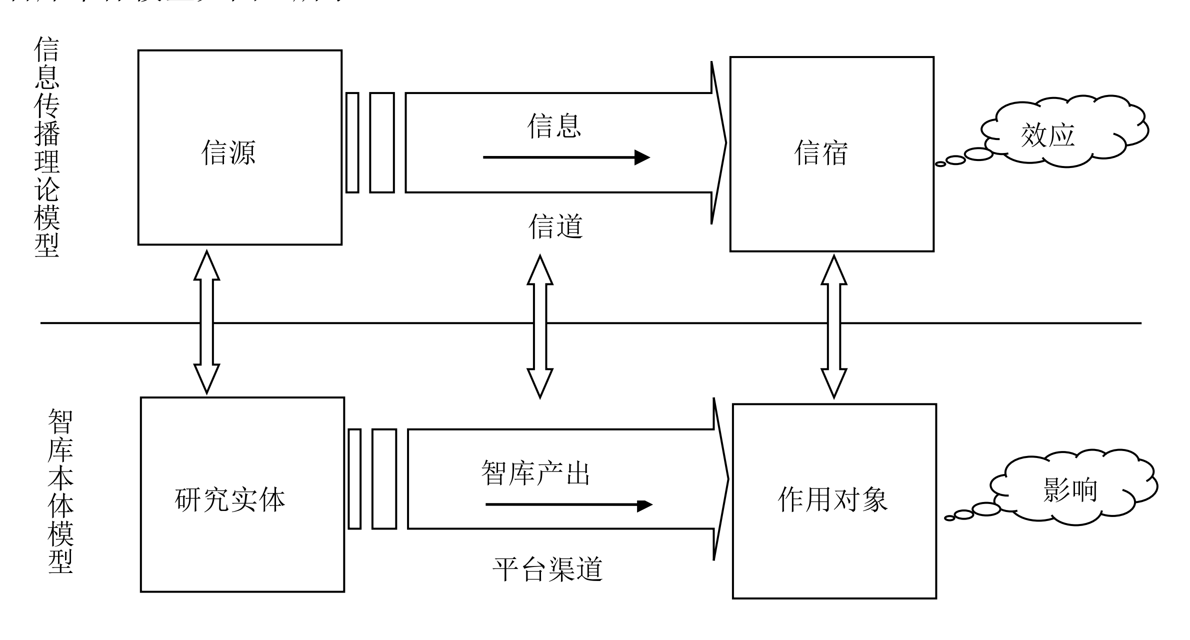


图 2　基于信息传播理论的智库本体模型

Figure 2　Ontology Model of tink tank based on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heory

具体内涵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基于信息传播理论的智库本体模型内涵

Table 1 The connotation of think tank ontology model based on information transmisson theory

智库本体	比照系统	内涵	功能	相互关系
研究实体	信源	人、财、物等资源；及其运行管理	研究功能（出思想）	基础
智库产出	信息	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对策研究等思想成果产出	思想本体	主体
平台渠道	信道	纸质、电子等渠道，交流平台（包括新兴媒体、传统媒体、论坛等）、旋转门通道等	传播功能	载体
作用对象	信宿	党政军等决策部门；社会公众；国际有关对象	政策利益相关方	客体
影响效果	效应	使决策部门、社会公众、国际等产生认同	影响功能(决策咨询、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1])	目的

“信源”是产生决策咨询研究成果的智库组织基础；“信息”是智库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主体；“信道”是智库的传播渠道载体；“信宿”是咨询决策成果潜在的作用客体，如：政策制定者、公众等；“效应”是智库信息产品对信宿的影响程度，是智库发挥作用的终极目的。需要指出，按照管理学中组织结构理论，智库本身是一个生态组织形态，其研究实体、平台渠道、产品成果、作用对象构成一个互相影响和作用的有机系统，并非是孤立的结构和过程。

该模型首次为认知智库本体提供了全面、客观、系统、清晰的图像，后续的价值发现、价值支撑指标的分解都将基于此展开。严格意义上讲，现有几大智库评价研究机构在对智库本体系统清晰的认知上是缺失的。如，可近似理解上海社科院将智库本体化为“冰山模型”，显性的是影响部分，隐性的是成长部分；可近似理解中国社科院将智库本体化为“漏斗”“孵化器”“扩音器”。这些本体的抽象均不够系统完整。宾大的“竞争力”实质综合涵盖了智库本体各部分的价值，但并没有抽象出智库本体的清晰图像。

3.3 智库的多元价值体系构建

价值发现是评估的逻辑起点[20]。任何评估都是针对价值展开的，都需要聚焦明确的价值点。“智库评估”只是通俗简称，必定有各自的价值侧重点和关注点。比如，宾大的智库评估聚焦智库“竞争力”价值点、上海社科院聚焦智库“影响力”价值点、中国社科院聚焦智库“影响力”“管理力”和“吸引力”三个价值点。但上述价值的视角或过于单一或不够系统。从理论上深入系统地构建智库的多元价值体系，是从全局上把握基于各种目的进行智库评估实践的关键，是开展具体评估的逻辑起点。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桑顿认为智库的三大核心价值分

别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21]，其中影响力是表征因素，质量和独立性是内在因素。

本文认为，针对基于信息传播理论的智库本体模型，逐层分析研究可发现并系统界定智库多元价值体系，具体如表 2 所示。需要特别指出，多元价值即价值是多个维度，每个价值元也是由多因素支撑实现，间接体现在一二级指标的多维性上。

表 2 智库的多元价值分析表

Table 2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the think tank

<table>
<tr><th>本体</th><th>价值发现</th><th>价值实现</th><th>评价目的</th></tr>
<tr><td>智库实体（信源）</td><td>发展能力</td><td>人才质量、财力充沛、工具手段条件多样等；运行管理高效等</td><td>发展性
鉴定性</td></tr>
<tr><td>智库产出（信息）</td><td>思想能力</td><td>对策水平、学术水平等</td><td>鉴定性</td></tr>
<tr><td>平台渠道（信道）</td><td rowspan="2">传播能力</td><td rowspan="2">向完整的政策利益相关方精准、高效传播能力</td><td rowspan="2">鉴定性
发展性</td></tr>
<tr><td>作用对象（信宿）</td></tr>
<tr><td>影响效果（效应）</td><td>影响能力</td><td>认同程度</td><td>鉴定性</td></tr>
</table>

其中，“信道”将信息保真传播到针对性对象（即“信宿”）才可实现其价值，可理解为“信道”是个带指向（“信宿”）的矢量，所以传播能力是平台渠道和作用对象的综合价值体现。

上述智库价值体系，是基于信息传播模型认知智库本体的价值剖析，是智库系统性的多元价值全貌。其中，发展能力是基础性价值，思想能力是关键性价值，传播能力是保障性价值，影响能力是核心性价值。通俗地理解，一个智库要能够持续发展，产出有价值的思想智慧，具备有效的发声渠道和投送手段，最终要能产生政策影响。上述价值体系是有机整体，其相互层次关系可用图 3 所示的金字塔结构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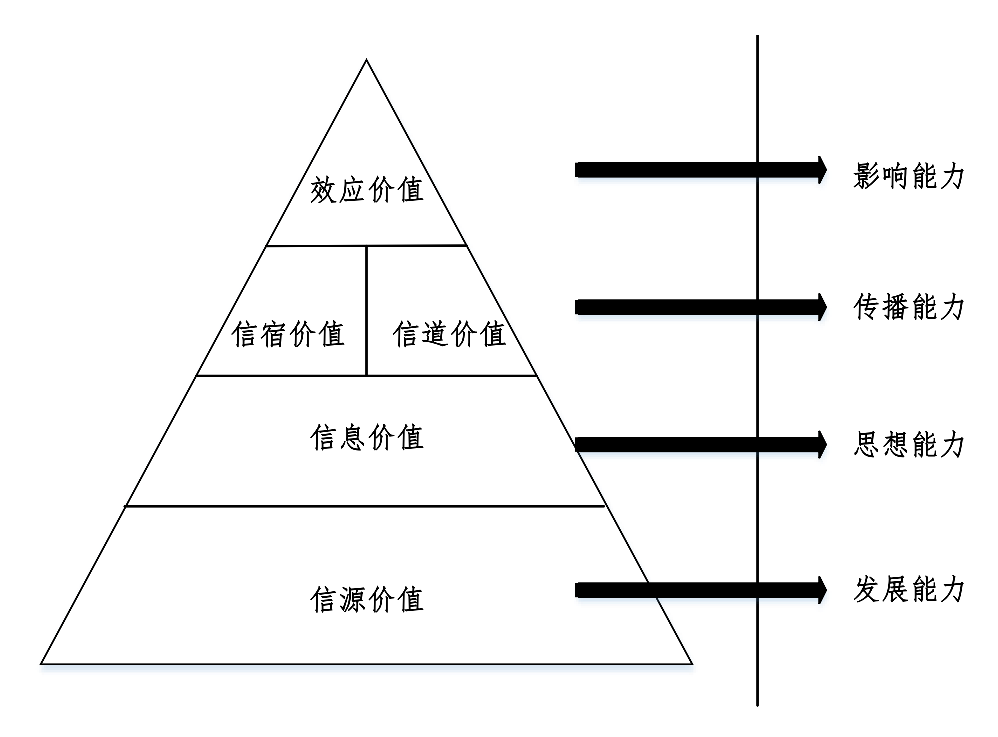


图 3　智库多元价值体系结构关系

Figure 3 Multi-value system structure of think tank

效应价值是智库价值的核心，故当前多数评价体系围绕影响力展开；信宿价值在于信宿是否是准确潜在的公共政策相关方，有价值的信宿是实现政策影响的必要前提；信道价值在于将思想信息“精准、高效”投放至信宿；信息价值在于其思想含量，是产生效应价值的关键；信源价值在于其持续发展能力，处于基础地位。附带指出，智库价值体系的层次关联性，决定着我们在选取评估价值元时，需注意价值元之间的耦合性，需通过加权调节等方法体现各价值的轻重分量差异等。此外，智库价值多元性在价值发现及价值实现中均为多要素支撑。上述价值体系由 4 类价值组成，各类价值又蕴含多个子方面。比如，效应价值(即影响力)，体现在对社会学结构范式中决策层、公众层各方面的影响。

基于该价值体系，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开展有关价值元组合的评价工作。如当前 6 大评价机构关注的价值点实质是上述价值的一元或多元组合。

3.4 综合评估模型及指标体系框架

评估归根结底是要评估价值，按照上述智库多元价值体系分析，可将智库价值体系作为智库综合评估模型。具体如下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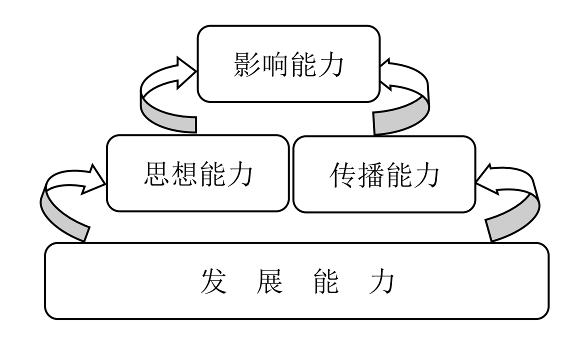


图 4 智库综合评估模型

Figure 4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of think tank

遵循多元视角、独立完备等原则，以智库综合评估模型作为一级指标来构建智库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剥洋葱”式层层分析，寻找一级指标的二级支撑要素，以及二级指标的三级支撑要素等。这个过程本质上是探寻具体“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各方参与、共同构建的过程。指标体系构建需要理论分析、多方调研、共同协商、反复评议、综合平衡来完成。本文初步提出智库评估指标体系框架，如表 3 所示。

需要指出，该指标体系尚属框架性质。该指标体系框架在评估方法实现上，可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大类。二级指标中的“资源能力”“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政策研究”“媒介手段”“覆盖对象”等，可通过获取相关对象的数量及质量数据信息进行定量评价；“运行能力”“传播技巧”等定性评价指标，可细化并获取相关定性评价要素信息，采取问卷调查、专家评估等方法进行定性评价；“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可采集被采纳的决策咨询建议数量及质量信息，以及相关行业领域的定性评价调查问卷或专家评估信息，进行定性定量综合评价。后续将按此思路，进一步细化出可定性、定量具体表征的三级指标体系，并转化为问卷或统计信息表来实现可操作性。

该初步指标体系框架可克服上海社科院内在“成长能力”不属于外在影响力的逻辑问题，以及学术能力是产生对外影响的基础而非并列关系的问题；克服中国社科院的管理能力实际也是吸引力价值实现的指标的问题，以及宾大效用与影响力二级指标中如网络、媒体曝光等存在轻微重叠的问题。

表 3 智库评估指标体系框架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amework of tink tank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内涵
发展能力	资源能力	人才水平：领军型、高学历、多学科、复合型等
		手段能力：辅助决策系统、集成研讨系统等
		资金能力：研究经费数量等
		信息能力：数据库、资料库、案例库、模型库等
	运行能力	组织结构：治理结构与智库发展规律的符合性
		领域与方向：专业领域和主攻方向的特色性
		运行机制制度：机制制度科学有效性（研究机制、成果质量管控与转化运用，人才、经费管理，交流合作等）
思想能力	基础理论研究	学术水平，发表论文数量、质量等
	应用政策研究	对策建议、专报等数量、质量等
	媒介手段	纸质、电子等渠道，交流平台（包括新兴媒体、传统媒体、论坛等）、旋转门通道等
	覆盖对象（信宿）	国内政府决策部门、行业领域、公众、国际等群体精准、有效覆盖情况

传播能力	传播技巧	与政府等公共关系能力，方式技巧等策略
影响能力	决策影响力	决策层采纳建议程度
	社会影响力	社会大众认同程度
	国际影响力	国际行业领域认同程度

3.5 评估方式方法

笔者后续将给出完善的三级指标体系，并依此设计出定性定量问卷或统计信息表，进入操作层面后，即可收集获取相关评估信息，按一定方法进行处理分析。核心工作需要着重把握：科学的数据获取方法，合理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

信息获取工作，主要关注从何处获取信息、如何获取、获取多少样本量等问题。一是信息来源上，需把握多元构建、共同参与的精神实质，广泛从采用智库方、政策利益相关方、专家方等各方收集、获取各类指标的定性定量数据及信息。二是获取方式上，把握实证与构建结合的后实证主义范式，可广泛采用电话访谈、实地走访、座谈讨论、调查问卷、数据填报、学术资源、大数据平台等一手、二手资料[10][11][12]等形式获取信息。三是信息源样本上，要遵循数理统计理论，抽样数据与全样本数据结合，确保样本科学合理。比如，对实力等信息可全样本获取，其他信息可抽样获得。

处理分析工作，一是首先要建立数据转换算法及规则。建立定性指标量化分值转化标准。对定性指标可采用模糊评分法，将定性主观描述向量化分值系统转换。建立定量指标不同量值的归一化转换标准。通过不同量纲量值的归一化处理，以便综合累加等数据处理使用。建立加权调节标准，采用加权系数方法来调节各层级指标横向间的耦合关联、层面差异、重要程度等，间接反映价值的金字塔体系结构。二是要综合运用各种数理统计、模糊分析等数学处理理论方法，以使处理更科学合理。仍需强调，上述工作不存在“唯一客观”，而是智库方、政策利益相关方、专家方等多方协商、共同构建、主客观结合的过程。三是要实现由量化结果到定性分析的回归，对量化结论要开展合理的定性研究分析，发现问题和规律，进而从政策、管理等方面提出有益建议。

3.6 评估结果应用

评估结果要清晰准确注明其评估价值点，客观中肯阐述评估目的、适用性、指导性。当前重视智库排行热，而忽略了智库的整体建设[11]，甚至出现以智库评估排行进行利益绑架或商业炒作的现象。智库评估要科学客观地从相关价值评估结果中分析发展态势、影响因素、改进建议、保障政策等，以便恰当、有效地发挥评估作用。

智库评估结果主要对智库内部治理管理、外部保障政策两方面发挥作用。具体而言，一是管理部门，可把握智库建设与发展态势，针对性优化智库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二是智库个体，可加强自身内部治理管理和发展建设，提升能力水平，起到指导、引导、激励、促进作用；三是社会大众，可了解思想库资源，扩大智库在社会的宣传和影响；四是智库研究机构，可利用智库评估来加强智库发

展规律研究，促进智库发展理论创新。

4 结束语

本文着眼从理论层面把握和认识智库评估，主要汲取第四代评估理论的精华，提出了新型智库评估的理论框架体系。同时，构建了新型智库的本体模型、价值体系、指标体系框架等，为后续具体评估实践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本文提出的理论及模型，在相应论述中穿插采用了逻辑推证法，以及与现有几大智库评估体系比较的旁证法进行了合理性分析，后续将在具体评估实践中进一步验证。

本文的创新与特色主要有：

（1）从评估理论尤其是第四代评估理论的视野来认识智库评估工作，辨析评估评价概念，界定智库评估内涵；(2)对当前各类智库评估体系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其局限性和不足；（3）提出了智库评估的理论框架体系，给出智库评估理论范式：即认知本体、多方共建来发现多元价值，建立评估指标框架，分析价值实现过程来构建评估指标体系，以“后实证主义”范式共建评估信息，科学分析处理信息形成评估结果，科学分析及使用评估结果；（4）提出基于信息传播系统理论的智库本体模型；（5）提出智库多元价值体系及关系；（6）初步提出智库评估指标体系框架；（7）明确评估信息获取和处理环节及其核心因素；（8）提出智库评估结果的正确应用方式。

参考文献：

[1]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EB/OL]. [2016-06-08].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1/20/c_1114065882.htm.

[2]李勇．教育评价、教育评估及教育考试概念辨析[J]. 考试研究.2015(6):91-95.

[3]赵峰，张晓丰.科技政策评估的内涵与评估框架研究[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25-31.

[4][美]古贝,林肯.《第四代评估》[M]. 秦霖,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14,56.

[5][挪威]斯坦因•U. 拉尔森.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M]. 任晓，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3-34.

[6]刘青.“第四代评估”从理论到实践的路径选择:中小学校教育评估模式重构[J].学校管理与发展.2015(10):14-17.

[7]文雯，李雪，王晶.第四代评估理论视角下的研究生项目评估[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3):108-113.

[8]刘康宁.第四代评估对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的启示[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9):45-49.

[9] James G. McGann. 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EB-/OL]. [2016-4-4]. http://repository.upenn.edu/ cgi/viewcontent.cgi?ar-

ticle=1009&context=think_tanks.
[10][美]詹姆斯·G. 麦甘（James G. McGann）.2013 年全球智库报告[M].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76-104.
[1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全球智库评价报告[R]. 2015:7-10,13-15,41-43.
[12]上海社会科学院.2015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R]. 2016:8-11,30-35.
[13]Andrew Rich. 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152.
[14]陈媛媛，李刚，关琳.中外智库影响力评价研究述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35-45.
[15]崔玉军.国外智库评价：理论与实践[J].社会科学论坛，2015(11):19-33.
[16]唐果媛.中美三份智库评价报告的比较分析[J].智库理论与实践，2016，1(2):88-96.
[17][美]詹姆斯•麦甘恩，理查德•萨巴蒂尼.全球智库-政策网络与治理[M]. 韩雪，王小文，译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14-19.
[18]孙蕾.基于信息传播理论的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研究[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1(1):153-154.
[19]何旭凤，金镇，颜凯利，等.基于信息传播理论的二维码营销模型研究[J].价值工程,2015（30）:257-259.
[20]余炳文，姜云鹏.资产评估理论框架体系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2):34-39.
[21]智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访布鲁金斯研究院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决策信息，2009(8):50-52.

A Study of Evaluation Theory and Framework of Tink Tank

LiuDeng ZhaoChaoyang WeiJunfeng LuShengjun QiZhuoli
China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enter, Bejing 10014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evaluation of think tanks plays a role in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Method/process]** After analyzing the evaluation theories and the think tank evaluatio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stablished the framework of the think tank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4th generation evaluation theory. Furthermore, a model of the think tank, a multi-value system, and an evaluation index framework were presented. **[Result/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think tank evaluation,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for evaluation practices.

Keywords: new think tank evaluation theory evaluation index framework